



帆船世界科幻小说精选

地狱

推销员

绍六 欧桑 主编



669597

X帆世界科幻小说精选

地狱推销员

绍六 欧桑 主编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地狱推销员 / 绍六, 欧桑主编.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1. 6

(X 帆世界科幻小说精选)

ISBN 7-5008-2568-4

I. 地… II. ①绍…②欧… III. 科学幻想小说—作品集—世界 IV. 1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34487 号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北京鼓楼外大街)
印 刷:	北京市宏文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字 数:	186 千字
印 张:	9.5
印 数:	1—6072 册
定 价:	19.80 元

本卷隽语

人比玻璃更透明。

冷言冷语不过是幼稚无知的一种表现形式，有分辨能力才是智慧啊。

地狱非常像美国钢铁托拉斯，也非常像国际电报电话公司，多多少少是个垄断企业。

地狱里拥挤不堪，因为只有天堂才是辽阔无际的，天堂是地狱的母公司嘛。

你最好的朋友，同时也就是你最大的敌人。有时候，事情就是这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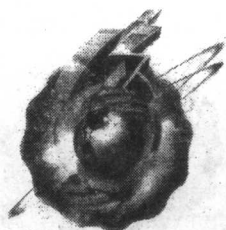
黑暗把荣誉全都泯灭了。

比理性的推测更重要的是人的血管中血还在流着，做事，活动筋骨，微笑和哭泣，这才是黑暗中生存的神秘的奇迹。

他忠实于纪律，纪律是宇航员的第一天性。

在这颗如此生机盎然的行星上，有智慧的生灵吗？他沉思着。没有。如果有的话，早就破坏了这和谐美好的气氛了。他知道，人类在两千多年前曾怎样糟蹋了地球。不过，现在情况好了。据说人类及时控制了污染，并且科学地利用和保护自然资源。但也正是在两千多年前，宇宙探险家开始了旅居太空的生活。智慧使他们失去了故乡。有时候，智慧就是这么恶作剧。

目



录

隐身人

[英]乔治·威尔斯(1)

一个青年科学家经过艰苦实验发明了隐身术，却要以此建立恐怖统治的帝国征服世界。他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干尽坏事，终于在与整个社会的对抗中自毙。

地狱推销员

[美]罗伯特·谢克里(173)

地狱推销员穿门而入，允诺给人实现三个愿望。那是什么愿望？提出愿望的人有怎样的动机？

将来时电话

[法]吉拉德·克莱因(190)

你同时接到过从遥远的将来和最近的将来同时打过来的两个电话吗？这位吉罗姆·波什先生就遇到了这等怪事！

百万年郊游

[美]雷·布雷德伯里(238)

这是一次到火星上去的奇妙旅游吗？不，是避难……



2A65/10

目



录

黑 暗

〔巴西〕安德列·卡尔芮伊罗(254)

不明原因的黑暗突然笼罩了城市达三周之久。人们如何应对?当光明再次莅临世界时,人性的黑暗能消退吗?

千年雨

〔英〕朱莉亚·伯莱(279)

因飞船突发故障,被丢弃在一颗干涸行星上的太空少年,亲身经历了一场千载难逢的大雨。他看见了什么?想到了什么?为什么隐瞒真情?





隐身人

〔英〕乔治·威尔斯

孙宗鲁 译

第一章

陌生人的到来

2月上旬的一个寒冷的日子，一个陌生人冒着刺骨的寒风和漫天大雪（这年冬天的最后一次雪），越过开阔的高地，从布兰伯赫斯特车站走来。他戴着厚厚的手套，提着一只黑色小皮箱，浑身上下都裹得严严实实，除了发亮的鼻尖外，那软毡帽的帽檐把他的脸全都遮住了。雪堆积在他的肩上和胸前，他那沉重的箱子上也镶上一道白边。他摇摇晃晃地走进“车马客栈”，冻得半死不活，把皮箱一扔。“快生个火吧，”他叫道，“做做好事，给我开个房间！”他在酒吧间里跺了跺脚，抖掉身上的雪，跟着霍尔太太走进客厅讲价钱，扔下两枚金币，在客栈里住了下来。



霍尔太太生着了火，亲手给他做饭去了。在冬天里居然还会有客人在叶宾村^①住宿，真是一件闻所未闻的幸运事儿，何况又不是一个爱讨价还价的人。她打定主意要显示自己交此好运而受之无愧。当咸肉已经下锅，而那手脚缓慢的女仆米莉被她巧妙地讥刺了几句而稍微勤快起来的时候，霍尔太太就把桌布、盘子和杯子拿到客厅，得意地摆上桌子。虽然炉火很旺，可是她惊奇地看到她那客人还戴着帽子，穿着外套，背朝着她站着，凝视着窗外庭院里的落雪。他十指交叉地背握着那双戴手套的手，似乎陷入沉思冥想之中。她注意到他肩上溶化的残雪滴落在地毯上。“先生，要不要把你的帽子和外套拿到厨房去烤干？”她说。

“不用。”他一动也不动，只把头回过去看着她。“我倒宁愿穿着戴着。”他加重了语气。这时她才看到他戴着一副侧面也有玻璃的蓝色护目大眼镜，还有一脸浓髯拖在外套领子外面，把脸全都遮住了。

“好吧，先生，”她说，“那就随你的便，反正屋子很快就暖和了。”

他不回答，又把脸转了回去。霍尔太太觉得她友好的谈话有些不合时宜，就快步走出了房间。当她回来的时候，他仍像一座石像似地站在那里，驼着背，竖着领子，滴着水的帽檐向下翻转，把他的脸和耳朵全都遮住了。她把蛋和咸肉重重地放下，然后大声叫道，“你的饭好了，先生。”

^① 叶宾：英格兰南部苏塞克斯郡的一个避暑胜地。

“谢谢你。”他立刻说道。但在她离开屋子并把门关上以前，他仍是一动不动。等到门一关上，他就立刻转过身来，走近桌子。

当她从酒吧间后面走进厨房的时候，听到一种声音，有规律地重复着，咔嚓，咔嚓，咔嚓，是一把勺子在盆子里迅速搅拌的声音。“哎呀，这姑娘！我忘得一干二净了，她磨蹭得太久啦！”当她亲自把芥末拌好以后，就对米莉那种慢劲儿狠狠地讥刺了几句。她已经做好了火腿蛋，摆好了桌子，什么都做了，而米莉（真是帮倒忙！）所做的惟一的事，只是把芥末给耽搁了。可是他是一位新来的客人，而且还想住在这儿哩！于是她把芥末瓶装满，庄重地把它放在一个黑色镶金的茶盘上，端进客厅。

她敲了敲门，就径直走了进去。这时客人迅速地动了一下，因此她只瞥见一个白色的东西在桌子后面一晃就不见了。好像他从地板上拣起了什么东西似的。她把芥末瓶放在桌上，这时才看到那外套和帽子已经脱了下来放在壁炉前的椅子上。一双湿漉漉的靴子靠着她的炉围，它那水汽很可能使那炉围的铁皮生锈。于是，她果断地朝这些东西走去。“我想现在总可以把它们拿去烤干了吧？”她用一种不容拒绝的声调说道。

“把帽子留下。”她的客人用一种发闷的嗓音说道。她转过身来，见他已抬起头来正注视着她。

一瞬间，她站在那里惊诧得目瞪口呆。

他用一块白布——他自己带来的一块餐巾——遮掩着嘴和下巴，这就是他的嗓音发闷的缘故。可是使



地獄推銷員





霍尔太太惊吓的并不是这个，而是他蓝色眼镜以上的整个前额都被一条白色绷带缠满了，还有另外一条绷带裹住了两只耳朵。他的脸，除了那尖尖的红鼻子以外，没有一丁点儿露在外面。鼻子还是和先前一样鲜红发亮。他身穿一件深褐色的丝绒短上衣，高高的黑色的亚麻衬领一直翻到脖子外边。厚厚的黑发从交叉的绷带之间和绷带下面拼命地钻出来，乱七八糟地上下支楞着，使他的相貌古怪到了极点。这个用绷带蒙着裹着的脑袋跟她原先想象的竟是如此不同，因而她在片刻之间吓傻了。

他并不把餐巾拿开。她这时才看见他拿着餐巾的手还戴着褐色的手套。他那副神秘莫测的眼镜正注视着。她。“把帽子留下。”他说，捂在嘴上的餐巾使他的话语含混不清。

她从极度震惊中开始恢复过来，就把帽子放回炉前的椅子上。“先生，”她开始说，“我原先不知道……”她窘迫地停住不说下去。

“谢谢你。”他干巴巴地说了一句，眼光从她身上扫视到门口，又扫视回来。

“我会立刻把它们烤得干干的，先生。”她一面说着，一面把他的衣服带了出去。她在门口又看一眼他那裹得白白的脑袋和蓝色的眼镜，而他脸前还捂着餐巾。她在随手关门时不禁稍稍哆嗦了一下，满脸惊诧和困惑。“哎呀！”她低声说，“我一辈子也没有见过！”她轻手轻脚来到厨房，一直心神不定，甚至没有问问米莉现在又在摆弄什么东西。

客人坐在那里倾听她走远的脚步声。他不放心地

看了看窗户，然后才拿起餐巾，重新吃起饭来。他吃了一口，又疑心地看看窗户，再吃一口。后来他站起身来，手里还拿着餐巾，走过去把窗帘放下来，一直放到有白纱帘挡住的下半截窗格的顶上，把房间弄得昏昏暗暗的，这才比较安心地回到桌旁吃饭。

“这个可怜的家伙大概碰到过一次意外的事故，要不然做过一次手术，”霍尔太太说，“那些绷带可真把我吓了一跳！”

她加了一点煤，然后打开晒衣架，把客人的外套放上去。“还有那副眼镜！为什么他的脑袋看去像一个潜水头盔而不像个人头呢？”她把他的围巾挂在衣架的角上。“总是用手帕捂住嘴，还捂着说话……也许他的嘴巴也受过伤——可能。”

她转过身子，好像突然想起什么事来，“哎呀，我的天哪！你还没有把土豆烧好吗，米莉？”她忽然改变了话题。

霍尔太太去收拾陌生人的餐具。这时，她认为他的嘴准是在意外事故中也割伤变形的想法，得到了证实。因为他正在抽烟斗，而当她在屋里的时候，他始终没有松开那条缠住他下半个脸的丝围巾，因而也就始终没有把烟嘴送进嘴里去。但这并非由于疏忽，因为在烟草烧完的时候，她看见他还对它瞧了一下。他坐在角落里，背对着窗帘。他吃饱喝足，全身感到暖和舒适，现在说起话来，就不像原先那样简短得分了。壁炉里红红的火光照在他的大眼镜上，给他带来生气。

“我有一些行李，”他说，“还在布兰伯赫斯特车





站。”他问她怎样才能把它取来。他彬彬有礼地点着那裹缠绷带的脑袋，以对她的解释表示谢意。“明天没有送快件的吗？”他问。当她回答说“没有”的时候，他似乎颇为失望。她真有把握吗？难道没有人驾着双轮马车打这儿走过吗？

霍尔太太很乐意回答他的问题，于是说起来就滔滔不绝。“高地附近的道路很陡，先生，”她在回答马车的问题时趁机说道，“一年多以前，有一辆四轮马车就翻在那儿，摔死了一位绅士和他的车夫。意外事故，先生，发生于顷刻之间的，是不是？”

可是客人并不是那么容易被引出话来。“是啊，”他透过捂着的围巾应了一声，一双眼睛在那深邃莫测的眼镜后面静静地端详着她。

“发生于顷刻之间，可是恢复起来可费时间哩。先生，我姐姐的儿子汤姆也在里头，一把镰刀恰巧把他的手臂割伤了——在干草地里摔了筋斗，正好碰在镰刀上——天哪！用绷带把他包扎了三个月哩。先生，说来怕你不信，现在我一见到镰刀就害怕。”

“我很理解。”客人说。

“有一段时间，他怕他非动手术不可了，他的伤情那么不好，先生。”

客人粗鲁地大笑起来。那笑声跟狗吠一样，似乎他的嘴要咬人。“是吗？”他说。

“是的，先生，可是说到我为护理他所做的事，却不是什么好笑的事，那时我姐姐还要忙着照料她那几个更小的孩子；所以汤姆只能由我来护理，又是缠绷带，又是解绷带，先生。所以，如果我冒昧地说一

句，先生……”

“你给我拿点火柴来好不好？”客人突然粗鲁地说，“我的烟斗灭了。”

霍尔太太的话忽然被打断了。她把她对受伤的人所做过的好事都告诉他以后，他还这样粗鲁地对待她的好意，真是太无礼了。她气呼呼地朝着他愣了片刻，想起他付过的两枚金币，就去拿火柴了。

“谢谢。”当她把火柴放下的时候，他简短地说了一声，转过身子不理她，又去凝视窗外。显然他对手术和绷带的话题很敏感。她终究不敢“冒昧”地说下去。可是他那副怠慢的样子已经把她惹火了，所以米莉在当天下午吃了她不少苦头。

客人在客厅里待到下午四点，始终没有被人无故打扰，在大部分时间里，他相当安静，似乎在愈来愈暗的光线里坐着，靠近炉火抽烟——也许在打瞌睡。

要是仔细地留神听一听，可能会听到他加了一两次煤，还可以听到他在屋里踱来踱去的声，大约有五分钟光景。他似乎在自言自语，然后，当他又坐下来的时候，扶手椅就吱吱嘎嘎地响了起来。

第二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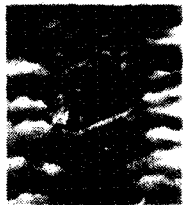
泰迪·亨弗雷的初次印象

下午四点钟，天已相当昏黑，霍尔太太正要鼓足勇气进屋去问客人要不要用茶，这时，修钟表的泰迪·亨弗雷走进了酒吧间。“我的天哪，霍尔太太，”他说道，“对穿薄靴的人来说，这天气实在太可怕



地
狱
推
销
员





了！”外边的雪下得愈来愈大。

霍尔太太表示同意，然后注意他随身带着工作袋，心里想出一个高明的主意。“你正好来了，泰迪先生，”她说，“要是你能看看客厅里的那只钟就好了。钟还在走，敲点也挺好挺响，只是那时针老是指着六点，一动也不动。”

她带路来到客厅门前，敲了敲门就走了进去。

她在开门的时候，看见客人坐在炉前的扶手椅里，像是在打瞌睡，裹着绷带的脑袋垂在一边。屋里惟一的光线就是炉火的红光。什么东西都变得幽暗发红，在她看来更是一片模糊，因为她刚刚点着了酒吧间里的灯，还感到眩晕。可是她立刻就觉得那客人好像有一张大嘴，咧得大大的，把他下半个脸整个都吞掉了。他身子动了一动，在椅中蓦地惊跳起来，抬起了手。她把门大开，屋里比以前亮了，这时她看得清清楚楚，原来他那围巾还捂着他的脸，就像她以前见到他用餐巾捂住一样。她以为自己上了暗影的当。

“先生，这个人来修钟，你不介意吧，先生？”她说道，正从她一时的错乱中恢复过来。

“修钟？”他捂着嘴说，睡意未消地环视一下，然后比较清醒起来，“当然可以。”

霍尔太太去拿灯，他起身伸个懒腰。灯拿来了，泰迪·亨弗雷先生进了屋，迎面碰见这个裹着绷带的人。他后来说他当时不禁吃了一惊。

“下午好。”陌生人说，一面瞅着他。亨弗雷先生后来说，他那副墨镜使他看起来活像一只龙虾。

“我希望这不打扰你。”亨弗雷先生说。

“一点也不，”陌生人说着，转向霍尔太太，“不过据我理解，这屋子是我私人用的。”

“先生，”霍尔太太说，“我想你愿意把那钟……”她还没有来得及说出“修好”两个字。

“当然，”陌生人说，“当然——可是一般说来，我喜欢一个人待着而不受干扰。”

“不过要是能把钟修好，我也挺高兴。”他看到亨费雷有些犹豫的样子便应付了一句。亨费雷先生本想道个歉就走的，这一来倒放心了。

陌生人转过身来，背朝着壁炉，双后背在身后。“一会儿等钟修好以后，”他说，“我想要一点儿茶，但要等钟修好以后。”

霍尔太太正要离开房间——这次她没有进行友好谈话，因为她不愿在亨费雷先生的面前受人冷落——这时客人突然问她对他在车站的行李是否有所安排。她告诉他：她已对邮差提到这件事，明天那搬运人就能把行李运来。“你肯定不能再早了吗？”他问。

她表示肯定，神情显然冷淡。

“我应该解释一下，”他又说道，“以前我真是太冷太累了，所以没有讲清楚，我是一个实验研究者。”

“的确如此，先生。”霍尔太太说，对他的话，印象很深。

“我的行李里有仪器和用具。”

“真是很有用的东西，先生。”霍尔太太说。

“我自然急于把我的研究工作继续进行下去。”

“那当然啰，先生。”

“我来叶宾的原因，”他态度相当郑重地继续说





道，“是……因为想隐居起来。我在工作中不愿被人打扰。此外，一次意外事故……”

“跟我想的一样。”

“……使我必须有某种程度的退隐生活。有时我的眼睛又无力又疼痛，因而我不得不一连几个钟头把自己关在暗处，甚至用锁把自己锁起来。当然不是说现在。在那种时候，最轻微的干扰，譬如有人进屋，就使我烦得无法忍受……这些情况最好能得到谅解。”

“那当然，先生，”霍尔太太说，“我想冒昧地问问……”

“我以为都已经说完了。”陌生人说，摆出那种不容分说的架子。霍尔太太只好把她的问题连同她的同情留待以后更好的时机去表达。

后来据亨弗雷先生说，霍尔太太离开房间以后，他还站在壁炉前面盯着亨弗雷先生修钟。亨弗雷先生修钟时紧靠着灯。绿色的灯罩把一道光线投在他手上、钟座上、齿轮上，把屋里其余的地方弄得一片暗黑。他向上看看，觉得视野里还游动着一块块颜色。由于本性好奇，他把钟内的零件拆散——这完全是一种不必要的工序——想拖延着不走，也许能同陌生人交谈交谈。可是陌生人站着不吭声，一动不动。这样的寂静——使亨弗雷神经紧张起来，觉得屋里只有他一个人。向上看看，嗨，刚才看到过的那块灰暗色的东西，原来是绷带裹着的脑袋，以及死死盯着他的巨大的深色镜片，镜片前面蒙着一层绿雾。对亨弗雷来说，这模样竟是如此怪诞，以致在一分钟时间内他们茫然地对瞧着。然后亨弗雷又低下头去。这种处境实

在太难受了！人总喜欢说些什么吧。他总该说上一声：在一年中的这个时候，天气真是够冷的啦。

亨弗雷朝上看看，好像要拿一句开场白当做枪弹来瞄准似的。“这天气……”他开始说。

“你为什么不赶快修完就走呢？”陌生人说道，显然在使劲压着怒火，身子一动不动。“你该做的事就是把时针固定在它的——轴上。你纯粹在捣鬼。”

“当然，先生——再有一会儿就好。我疏忽了……”于是，亨弗雷先生修理完毕就起身走了。

可是他在离开的时候非常恼火。“该死！”亨弗雷先生自言自语道。他正冒着飞雪艰难地走过村子。“一个人有时总得修修钟吧，那当——然。”

然后又说：“人家就不能看看我吗？——丑八怪！”

一会儿又说：“好像不可以似的。要是警察正要抓你，恐怕你也不能再用绷带裹得更严实了吧。”

在格利森路角，他看见霍尔，就是最近同“车马客栈”的女主人结了婚的那个人，他目前在叶宾赶马车，因为偶尔有人需要车去锡德桥。现在他正从桥那边返回。从他赶车的样子来判断，霍尔显然在锡德桥停留了一会儿，喝过几杯。

“你好，泰迪。”霍尔说着，一边赶着车过去。

“你家里来了一个古怪的家伙！”泰迪说。

霍尔友好地把车停下。“什么呀？”他问。

“一个样子古怪的家伙正住在‘车马客栈’，”泰迪说，“我的天哪！”

于是，他把那位奇形怪状的客人生动地描述给霍

